

四 孩子惊遇老人

这时，圣约翰市场的据点已被缴械，伽弗洛什走来，正好和安灼拉、古费拉克、公白飞、弗以伊率领的人会了师。他们或多或少是武装了的。巴阿雷和让·勃鲁维尔也找到他们，便更壮大了那支队伍。安灼拉有一支双响猎枪，公白飞有一支国民自卫军编了编号的步枪，从他那件没有扣好的骑马服里还露出两支手枪，插在腰带上。让·勃鲁维尔有一支旧式马枪，巴阿雷是一支短枪，古费拉克挥动着一根去了套子的带剑的手杖。弗以伊握着一把出了鞘的马刀走在前面，喊着：“波兰万岁！”^①他们走到了莫尔朗河沿，没有领带，没有帽子，喘着气，淋着雨，眼睛闪闪发光。伽弗洛什态度从容，和他们交谈起来。

^①当时波兰正全国起义，争取独立。

“我们去什么地方？”

“跟着我们走。”古费拉克说。

巴阿雷走在弗以伊的后面，象急流中的一条鱼，蹦蹦跳跳。他穿了一件鲜红的坎肩，说话全没忌讳。他那坎肩惊动了过一个路人，那人丧了胆似的大声说：

“红党来了！”

“红党，红党！”巴阿雷反击说，“怕得可笑，资产阶级。至于我，我在虞美人跟前一点也不发抖，小红帽^①也不会引起我恐怖。资产阶级，相信我，把怕红病留给那些生角的动物^②去害吧。”

他瞧见墙角上贴着一张布告，那是一张世界上最不碍事的纸，巴黎大主教准许在封斋节期间吃蛋类的文告，是给他的那些“羔羊”们看的。

巴阿雷大声说：

“羔羊，猪崽的文雅称号。”

他顺手把那文告从墙上撕下来。这一行动征服了伽弗洛什。从这时起，伽弗洛什开始注意巴阿雷了。

“巴阿雷，”安灼拉指出，“你不该这样。那布告，不动它也可以。我们今天的事不是针对它的，你把你的火气花得太不值得了。留点力气吧。不到时候不浪费力量，无论是人的精力还是枪的火力。”

“各人的脾胃不同，安灼拉，”巴阿雷反驳说，“主教的那篇文章叫我生气，我吃鸡蛋不用别人准许。你的性格是内热外冷的，我呢，爱图个痛快。我并没有消耗力量，我正来劲呢，我撕那布告，以赫拉克勒斯的名义^③！正是要开开胃。”

^①小红帽是十七世纪法国作家贝洛写的一篇童话《小红帽》里的主角。

^②头生角犹如说戴绿帽子。生角的动物也指牛，牛见了红色就激怒。

^③赫拉克勒斯，希腊神话里的英雄，曾完成十二项艰巨的工作。

赫拉克勒斯这个词引起了伽弗洛什的注意。他素来喜欢随时寻找机会来丰富自己的知识，加以那位布告撕毁者是值得钦佩的。他问他说：

“赫拉克勒斯是什么意思？”

巴阿雷回答说：

“那是拉丁语里的该死。”

在这里，巴阿雷认出个白净脸黑胡须的年轻小伙子在一个窗口望着他们走过，那也许是ABC社的一个朋友吧。他向他喊道：

“快，枪弹！para bellum。”

“美男子！确是。”伽弗洛什说。他现在懂拉丁语了^①。

^①Para bellum，准备战斗，bellum（战斗）和法语bel homme（美男子）发音相同。

一长列喧闹的人伴随着他们，大学生、艺术家、艾克斯苦古尔德社的社员们、工人、码头工人，有的拿着棍棒，有的拿着刺刀，有几个和公白飞一样，裤腰里插着手枪。夹在这一群人里往前走的还有一个老人，一个显得很老的老人。他什么武器也没有。他那神气仿佛是在想着什么，但却仍奋力前进，唯恐落在人后。伽弗洛什发现了她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他问公白飞。

“是个老人。”

这是马白夫先生。

youth整理校对



[返回上页](#)